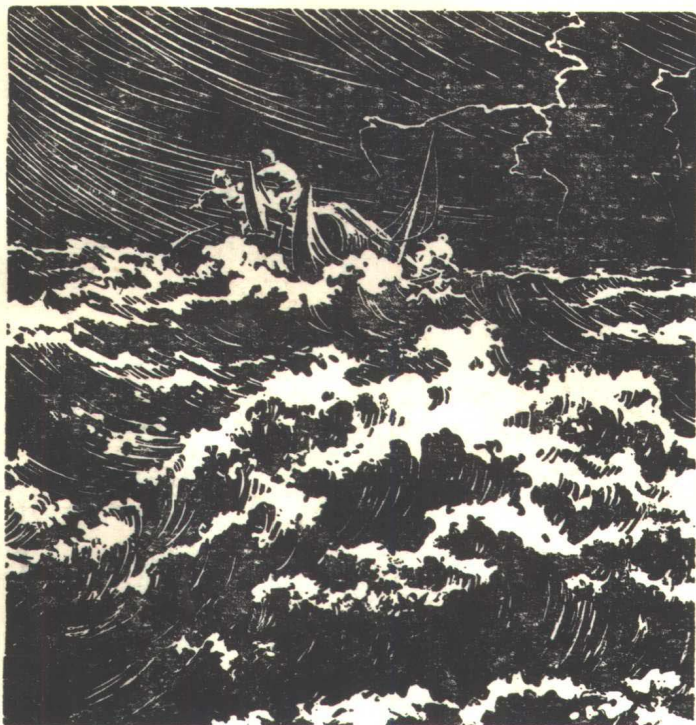




鄱阳湖的风暴

罗 宁



鄱阳湖的风暴

王明

鄱阳湖的风暴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東 總 布 胡 同 22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經售

*

字數 51,000 開本 787×1092 耗 $\frac{1}{32}$ 印張 $3\frac{1}{8}$ 插頁 4

1960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30,000 冊

目 次

鄱阳湖的风暴	1
梅花姑娘	7
五月端阳	11
巧計攻进万家庄	26
給馬送葬	29
紅色的楊蓮花	34
余干暴动	44
参軍前夜	63
紅旗不倒	71
神刀	86
棕树炮	91
后記	96

鄱阳湖的风暴

一九二八年春天的一个黑夜里，鄱阳城里鬧了一場大快人心的事件：国民党保安团受了襲击，几个长官被打死了，許多槍枝被夺去了，街上几家狠心的米店和油店也被打翻了。人們都相互传告着，說这是磨盘山下来的游击队干的。

住在离鄱阳城不远的石痕村上的一个老漁民——姜老大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立即提着一籃魚赶到城里去，表面上說是进城去換些米，心里却隐藏着一件心事：想看看城里发生的事到底是不是游击队干的？那儿来的游击队？游击队里有没有他那个亲人？他一走进街头，果然騷乱还没有平靜下来，几家大米店和油鋪門口，遍地撒的是米和油；那凶神似的保安团的团丁，在街上橫冲直撞，口口声声說要活捉游击队。老漁民看到这情景，心里着实有些惊慌，为了避免“是非”，他又匆匆忙忙地仍然提着那一籃魚，回到石痕村上他住的破庙里来。

村上的漁民們仍同往常一样，都在收拾魚網，准备再

出湖捕魚。姜老大走出破廟，信步來到漁船碼頭，不知誰在叫他：“下湖去吧，老大伯！”可他沒有聽到，也不想下湖了；想到城里鬧了那麼大的亂子，感覺很興奮；然而他又不安地在湖邊踱來踱去，望着天邊的煙雲，咬着煙嘴，想起了他的兒子——湖寶。湖寶自去年被收漁稅的反動派逼跑後，半年多沒有一點兒消息，臨走前，曾說過去參加游擊隊，是否真的參加了呢？這一次來的游擊隊里面是否有他的兒子呢？

夜幕已經來臨，那湖上的漁家燈火，猶如天上的星星。姜老大帶着不安的心情進入廟內，躺在床上沉思着。

半夜，姜老大突然聽到有個什麼沉重的東西越過廟門前的柵欄落下來，接着便在窗子上輕輕地敲打了几下。他隨即從床上坐起來，不禁一怔：不是他們懷疑我和游擊隊有什麼聯繫來搜查我吧？

“爸爸！快開門，我回來了！”

姜老大猛然推開窗子，窗外靠牆站着四個黑影，前面一個正是湖寶，只听他吐出剛能聽到的聲音：“我和幾個同志都受傷了，白狗子在追我們，快開門！”

這時，遠處傳來槍聲，似乎在向這邊射擊，姜老大抬頭望去，有明亮的火花在遠處的柳樹之間閃爍着。姜老大一把拉開了門，衝了出去，雙手抱着受傷的兒子，來不及問話，就連忙叫他們上了漁船，拉起帆布，漁船順風進

入了无边的鄱阳湖。儿子这才告诉他真的参加游击队了，这次城里的暴动，就是他们干的。这几个同志正是在那场激战中受的伤，被敌人堵断了和队伍的联系，避到这里来的。姜老大心情激动起来，许多事都想问问儿子，甚至想多看儿子几眼，但是，这不是时候，他只是拼命地划着船。在黎明以前，姜老大安全地把四位游击队员送到了康山的另一个渔民家里，然后他要回去探听消息，弄些粮食和伤口药来，带给这几个伤员。

“再见，老大伯！你要多加小心啊！”游击队员同志们反复叮嘱着。

清晨，雾渐渐消散了，湖岸的轮廓显得清清楚楚的。风刮得很凶，天空现出深紫色，在遥远的天边还留着几大片残雾，预告着风暴就要来了。姜老大使劲把渔船扳转过来，直对着石痕村，用最快的速度向岸边摇去。村上灰色的房子，沿渔船码头的一片白沙地和几只货船的桅杆已远远地看得出了，还隐约可以看见有流动的人影。

姜老大的渔船刚靠岸，突然从柳树下闪出了五个保安团的团丁，端着枪采取射击的姿势包抄过来。

“靠攏！举起手来！”

三个人在岸上端着枪对准姜老大，两个人跳上船来搜查姜老大的衣袋。

“你是上那儿去啦？该死的家伙！”

“想出湖去打魚喲！見風暴就要來，我才轉回頭。”姜老大沉着而靈活地回答着。

“胡說！你把游擊隊送到那兒去了？要不然……就在此兒送你見閻王！”為首的團丁把槍口對着姜老大的胸口說。

“唔？老总！我打了一輩子的魚，游擊隊是什麼樣子我還沒有見過呢。”

“呵哈！你沒有見過，昨晚你也沒有見過嗎？噢！船板上的血跡是那裡來的？”

姜老大不禁一怔，這時他才看到船板上的血跡。“那血嗎？老总！那是魚血，昨天我捕到了幾條大鯉魚……。”

“哼！魚血？你不用再裝糊塗了，我們全知道了，老家伙！”說罷，所有的保安團丁都跳上漁船。

姜老大站在船頭上沉思着，堅毅剛強的神色，好似那深山里不老的常青樹。在他過去的生活里是一連串的狂風暴雨，他死過兒子、死過妻子；因為交不起漁稅，他坐過牢、挨過打。遭過數不清的天災、人禍，受盡了折磨和苦難。想到過去，又看到面前的凶徒，他胸中燃燒起難以抑止的怒火，他想用怒火烧毀他面前的凶徒，燒毀貧困和災難，燒毀人間的一切丑惡。……

“該死的家伙！你在想什麼呀？我把你……”幾個凶徒同時把槍柄敲着船板。

“呵！”姜老大如梦初醒，抬头看了看他的破庙，似乎在向它告别，于是他决定了：

“好吧！老总！走！”

天边浮动着的乌云，此刻已满布在头顶上了。狂风激起了巨浪，浪头拍打着湖岸和沙滩。姜老大咬紧牙关，一手扶着舵柄，一手摇着桨，把船向湖心划去。

春雷轰响，暴风雨已经来临。乌云飞快地在湖上追逐着，闪电用它的火光劈开黑暗；沉重的雨点，夹杂着冰雹一齐打下来。姜老大镇定自若地摇着桨，匪徒们却心虚惊慌起来。前面已经可以看见康山了。

姜老大心里觉得沉重起来，脑子里立刻浮起儿子和游击队员们一张张亲切的脸孔。昨天夜晚，他救了自己的亲儿子和游击队同志脱险，今天又载着敌人去抓他们吗？“狗养的，你们别作梦！”他心里不禁愤怒地向匪徒们骂道。他重新肯定了刚上船时的打算。可是，也许湖宝他们的伤口还在流血吧？也许同志们都在等待他的药物和粮食吧？……他又想到儿子出门半年了，一直是不知死活；昨天好不容易见着一面，时间那么短促，竟来不及问他一句话，甚至连儿子分别以来的模样也没有工夫看个清楚……

“快点摇！该死的！你打算淹死我们？你打算让暴雨淋死我们？”有一个凶徒爬进后舱，想夺姜老大的木桨。

“好吧！是时候了！你们这些畜牲！我和你们同归于尽！”姜老大的眼睛里爆出了火花，他的声音犹如霹雷，响彻云霄。刹那间，他伸手将坐板底下的放水塞子拔开，湖水汹涌地灌进了船舱，他再将身子用力一侧，一个浪头打来，渔船立即被浪花淹没了。

隔了一天，渔民们在湖岸边发现了几具穿着保安团军服的尸体，还有一个渔民老头子，于是渔民们把这一具尸体埋葬在鄱阳湖中的唯一的湖岛——康山上。

现在鄱阳湖的康山岛上，还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坟墓，坟上长满了绿草，坟旁有一棵两丈多高的松树，松树枝长得很开，活象一把伞，正好盖在坟的上面。坟前也没有碑石，据说这就是姜老大的坟墓。

梅花姑娘

信河的水啊流不完，信河边的人民也永远忘不了那一位梅花姑娘。

一九二八年底，信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之后，就积极发动信河下游一带的农民暴动。在一个严寒的冬天，信河边上梅港乡的乡妇女書記兼机要通訊員叶梅花，接到一个紧急任务：要她火速将一件暴动計劃送到五雷峰去，不得迟誤。

叶梅花是个十八岁的姑娘，中等个儿，“苦难”在她身上留下深深的痕迹，面容削瘦，体質非常衰弱。但她却有比金剛石还要坚强的意志，她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。为了走路有个伴，她帶了一名儿童团员——她的十六岁弟弟同去。

早晨的白霜，均匀地撒在信河两岸的田野上。向南飞去的大雁，成群結队在水天相接的地方懶懶地飞翔着。大地似乎还在沉睡，梅花姐弟两人已渡过了信河。

傍晚，她姐弟俩走到塘石村。为了不被守望队^③发

現，就順便去老外婆家休息一會兒，打算等上燈後再去五雷峰。

一會兒，山溝里呼呼地刮起了大風，接着便下起鵝毛大雪來。梅花的外婆說：

“孩子！我看今晚不要去了，等明早再去也不遲。”

“不行！外婆，這是個緊急任務。”

“這裡去五雷峰，盡是山溝小路，一不小心，跌到山溝里去了，叫天都叫不應……”

“不會的！外婆，”梅花搶着說，“這條路我熟悉……”話還沒說完，驟然聽到門外有急促的脚步聲，隨即有人叫門，梅花一听，知道是惡狗江仁善帶了守望隊來。她迅速而敏捷地一把拉住她的弟弟，翻過廚房邊的一道矮牆，向一條深黑的小巷里跑去。這時，槍聲響了，子彈仿佛從她頭上飛過。梅花一邊跑一邊想：“絕不能讓敵人捉住，任務一定要完成。可是前面是漆黑的道路，後面是追兵……死，倒不可怕，為了黨、為了人民的革命事業，我能犧牲一切。但若是犧牲了，誰能去完成任务呢？弟弟……真不該把弟弟帶出來……”剛跑到村口一個轉身處，突然撞到一棵枯樹上，姐弟倆都被撞倒了。梅花險些兒昏過去，但她立即就清醒了，翻身爬起來，拉起弟弟就往那枯樹洞里

① 守望隊是國民黨反動政府與地主土豪共同組織的軍隊，它專門鎮壓農民暴動。

推，将那份暴动计划塞进弟弟怀里，并厉声地说：“弟弟，你别动！等风雪过后，就把这封公文送去，一定要送到！”

“姐姐，你呢？你……”弟弟紧紧抓住了梅花的衣袖。

此刻，江仁善带着一群守望队，已经向这里追来，并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叫喊：“就在前面！就在前面！捉活的，捉活的……”梅花忍痛对弟弟说：“弟弟！若是……若是姐姐死了，你永远不要忘了有这么一个夜晚！”弟弟明白了姐姐的意思，两手把姐姐抓得更紧，一松手，就可能再也见不到姐姐了，他痛苦地哽咽着说：“姐姐，我，我一定……一定——”狂风大作，雪花漫天。梅花挣脱了弟弟的手，投向另一个方向。

江仁善带着一群恶狗追到村口时，大雪已掩盖了足迹，不知道逃跑者的去向。忽然，村南边的山沟旁，响起了一个女孩子的声音：“同志们！向着这边冲过来吧！敌人就在这里！”这显然是梅花为了引诱敌人，为了不讓恶狗们搜查到她的弟弟，故意暴露自己。

于是，恶狗们就拼命地向着南边的山沟旁追去。

梅花叫完这几句话，又返身往前跑，不料前面一座陡峭的雪山挡住了去路。她知道现在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，只有向山上爬。

雪，遮盖了道路，狂风卷着大雪，刺着眼睛，梅花只有闭着双眼向着山顶爬去。落满雪的陡山，手不能攀，脚不

能蹬，爬上一步，却退下两步。在严寒的风雪之夜，梅花的手指爬得失去了知觉，但额上的汗珠却直往下流。啊！爬吧，爬吧！为了要继续生存，为了要继续为穷人工作……。还没有等她爬上山顶，恶狗们已经追到山脚下了。

恶狗们在山脚下，撕破喉咙叫骂着：“这个土匪婊子骨头硬，捉不到活的，就不要让她活。”于是他们包围了那座山包，用机关枪向着山顶上扫射。

四方都是枪声，梅花知道无法逃脱敌人的追击，她高声喊着：“同志们！亲人们！永别了！……”这时敌人的枪弹打在她身上，她倒下去了。……

深厚的积雪，被梅花的热血溶化了，山包上染成了一片红色。

不几天，五雷峰一带的农民革命团，接到了暴动命令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平债、分田地、打土豪、杀劣绅的暴动。这暴动的浪头，由信河卷入饶河，卷入鄱阳湖，卷入整个赣东北的广阔原野……

五 月 端 阳

一九二九年的一个清晨，旭日的金光射散了籠罩在江面上的晓霧。信江两岸的田野，露出了本来的面目。对岸是一片丛林，丛林中隐隐現出茅屋和瓦屋。丛林和房屋的背后，有几处淡淡的山峰，縱橫錯落，远远望去，就象是在那儿挂着一幅风景画。

一位乡村教师打扮的青年，站在河家渡口，左手拿着一頂白色草帽，右手連忙揩抹着額上的汗珠。他由于大清早就赶路，走得渾身发热。今天他特別感到兴奋，因为上級党組織交给了他一件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。他呼吸着新鮮的空气，欣賞着信江的美丽的晨景，更感到心情舒暢。早晨的第一班渡船刚靠岸，他一抬脚就跨进了船艙。渡船飞快地到了北岸。

这位青年，三脚两步地奔到西村头，四周打量了一番，很快地鑽进了一間茅屋。

这位青年突然鑽进茅屋里的时候，把余才吓了一跳。他睜开紅絲絲的眼睛，仔細地瞧了瞧，才惊叫了一声：“哎

呀！老李同志，你到底来了，我现在正好象瞎子骑瞎子，拿不定主意呢！”

老李放下草帽，脱下长袍，打趣地说：“眼睛瞎，心里灵吗！……怎么样？串连发动得差不多了吧？”

“这事做得差不多了，只是下一步棋不知怎么走法呢！”余才回答说。

老李走过去，紧紧地握着余才的双手，很兴奋而又激动地说：“余才同志！我知道你干得很出色，信河边的河家、司马桥、陈坊、王田等地，都已组织起农民协会和暴动队，这成绩不算小。现在地雷埋好了，就要赶快装导火线……”

信河北乡一带的农民，已经被地主豪绅们压迫、剥削得透不过气来。他们如同满装了火药的地雷，一触即发。余才只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就使信河中游北半个县的整个村、整个乡都成立了农民协会，组织了农民暴动队。这次老李就是奉了党的紧急指示，来这一带领导农民暴动的。这时，余才正急得没有办法，党把老李同志派来了，使他非常高兴，他觉得有了带路人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余才把老李安置在自己家里。晚上，老李和余才又仔细地研究了工作计划。他们一致认为“打铁要趁热”。接着又召开了河家附近各村各乡的暴动队队长会议，会上确定了行动计划。